浙江圖書館

奏草四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

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

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説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愼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京從一之徒安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外事情視聽都絶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究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

垂睿誥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宣公之論蕭復可謂不妒矣

然非德宗獨命子細思料

按王氏夫之曰唐多才臣而清貞者不少槩見貞觀雖稱多士未有與焉其後如陸贄杜黃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奕垂于沒世而宏靜澹泊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唯開元之世以清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

貨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餘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又安、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焉、不然、則議論雖韙、法制雖詳、而永徽以後奢淫貪縱之風、不能革也、抑大臣而以清節著聞者、類多刻覈、而難乎其下、掣曳才臣以不得有為、亦非國民之利也、漢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執競而不足以集事、其于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密雲屯結之不能雨也、乃三子之清、又異于是、勁者自彊、慎者自持、和者不流、而圓不爭也、故璟與姚崇操行異而體國同、懷慎益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礙崇之設施、九齡超然于毀譽之外、與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終

不與競也、唯然而才臣不以己為嫌、己必不替才臣以自矜其素願、故其清也、異于漢宋猶急之流、置國計民生于度外、而但爭涇渭于苞苴竿牘之間也、於皞偉矣、楊震也、包拯也、吾宗道也、軒輗海瑞也、使處姚崇張說源乾曜裴耀卿之間、能勿金躍于冶、冰結于胸否耶、治無與襄、功無與立、徒激朋黨以厭人主之厭憎、又何賴焉、夫三子之能清而不激、以永保其身、盧益于國者、抑有道矣、士之始進也、自非猥瑣性成、樂樹驛羶者、則一時名之所歸、望之所集、爭託其門庭、以自処于清流之選、其志皆若可嘉、其氣皆若可用也、而懷清之大臣、遂欣受之以為臭

味、于是乎和平之度、未損于中、而激揚之情、遂移于衆、競相與
而交相持、則雖有邊圉安危之大計、黎民生死之遠圖、宗社興
衰之永慮、皆不勝其激昂之衆志、而但分流品、劃畛域、以黨為
廢置、夫豈把持情貞者始念之若斯哉、唱和迭增、勢已成而莫能
挽也、于是而知三子之崇量遠（與陸子同）矣、其身不辱、其志不軌、盼盼然
揭日月而行者、但以卓其固然之儉德、而不以此歆名天下、奉
名節為標榜、士固無得而揣焉、不矜也亦不黨也、不黨則不爭
矣、於嗟、士起田間、食淡衣麤、固其所素然矣、若其為世祿之子、
則抑有舊德之可食、而無交謫之憂、讀先聖之書、參四民之上、

則不肯以身心陷錮乃疆域之中、冀其為特行哉、無損于物、而
圖無所益、亦惡足以傲岸乎雄、而建鼓以求清流之譽鬨乎、天
下之事、自與天下共之、智者資其謀、勇者資其斷、藝者資其材、
彼不可驕我以多才、我亦不可驕彼以獨行、上效于君、下速于
物、持其正而不屈、致其慎而不浮、屏其私而不屬、天下乃賴有
清貞之大臣、不嘵嘵者又何賴焉、乃於君子秉素志以立朝、略三子
以學陸子 斯可事蕭復何以不哉此哉、既夫大易六十四象此孔子
之師文王而益精其義者、遺其一象而即為過、身過則非大君之道、即非
臣之道矣、又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春秋之學
其至于君子之學者屬辭焉。

乾 ☰ 乾下乾上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以用也體此卦之德以為用也道一而用之殊所謂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同歸一致也六十四象因象以成德因時位而成象時措之宜各有所用殊塗百慮也以博濟為行健於載物而不知息其流為釋墨不知用乾者也以推移為勢順以自息而不能彊其流為莊列不知用坤者也推此而言乾坤失用則咎吝及之況他象乎子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知所用之謂也耳順則各知所適不踰矩則於我皆安其止而後可以遠過故易者聖學之大用非極深研幾以通志成務其孰能與哉純而純用之雜

而雜用之隆而隆用之汚而汚用之天地有此象則有此道君子以此道而應此理各體其宜而後同歸一致非執一而癈百斯聖學所以善用天德也六十二象自乾坤而出象有陽皆乾之陽也象有陰皆坤之陰也學易者所用之六十二德皆修己治人之事道在身心皆自彊之事也道在民物皆載物之事也自彊不息非一德厚德載物非一功以自彊不息為修己之綱以厚德載物為治人之本故曰乾坤者其易之門戶道從此而出德從此而入也

蒼蒼者無正浩浩者無極天不可以體求也理氣渾淪運動於地上時於焉行物於焉生則天之行者爾天體不可以人能效所可效者其行之健也唯異端強求肖天體而君子安於人道而不敢

妄乾道大矣君子僅用之於自彊不息不敢妄用之也妄用天者為妄人

自少至老為而不倦初上之行也自窮而達不失不離二五之行也自危而安不變其塞三四之行也君子於道周徧省察知其宜於修身之用以之去私期乎必淨以之復禮期乎必純以之盡心期乎必至斯乃如天之自健其行而不於事物見健焉品物流形非天之有意也萬國咸寍非君子之有心也道大而用之以約所以為无妄无妄則誠矣

陽氣奮興自下而起自彊之道也乾體已成因而重之不舍其健至於上而無閒不息之幾也

太虛无健其行健也君子无彊唯自彊也

坤 ☷ 坤下坤上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六陽既純上升而為天六陰自純下降而為地地之順地之勢也因以為德中無不虛自得之數無不約斯以受物為量矣夫子之於父且有幹蠱臣之於君且有匡救非必順也唯物之資我以生者已而各有其志欲各有其氣矜積以相加而不相下則可順而不可逆乃君子之順物厚其德而已矣物氣之悍不能俱靡而但載之以敬物志之盈不能屈徇而但載之以恕無不敬而終身於恕所謂直方所謂通理也若夫欲張固翕欲取固與則堅冰之隱慝矣固翕乃張固與乃取則疑陽之龍戰矣君子奚取焉

屯 ䷂ 震下坎上

冰 [illegible] 斷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上而凝雷動而奮躊躇滿志而果於為之象也經綸者君子開物創治之大業也不凝如雲不足以行不奮如雷不足以斷未為之先無綢繆深厚之心方為之際無震迅發起之氣無以取不秩不紊之天下分合而使之就理若夫當守成恭己之世憂物之不必憂為事之可不為鬱蒸躁迫求試其才非能用屯者也

蒙 ☶☵ 坎下艮上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方出山去江海遠矣不凝其遠百折必達其行果矣果則天下無不可成之行也抑泉源之出或在平陸其流易竭蘊畜之於山涓涓混混不息不迫則行雖果而

居之有餘君子體斯為養蒙為發蒙果育相資行成而德不匱則善用蒙者也

需 ䷄ 乾下坎上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而不雨期過則雖雨而不濟物之用故曰需者事之賊也其唯飲食宴樂乎可以飲食可以宴樂矣而猶需之得則享之而無慙不得則抑不害其廉酒清殽乾終日百拜而後舉逸逸之疇後天下以樂而後鼓樂田獵民皆欣欣以相告是君子以之特異於小人舍此未有用需者也

訟 ䷅ 坎下乾上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人與已違則訟人道與欲違則自訟君子之用訟也不以訟人而以自訟善於訟矣雖然事之釁成欲妨於道而始愧害生於利而始悔愧悔生恚懟恚懟生妄動未見自訟之為益也作事之始兩端之謀皆似可行心意交爭辨其貞勝是非得失較然畫一天高水流不相膠涸無媿無悔乃以坦然行於至正而不疑

師 ䷆ 坎下坤上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地中之水無見水也君子有民無見民也君子觀於地之容水以靜畜動而得撫民之道焉士安於塾農安於畝槁者漓者彊者弱者因其固然不爭不擾而使之自輯弗能泆出以行其險則雖以之行師焉可矣

比 ☵☷ 坤下坎上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比非交道之正也唯開代之王者皆用之用之以建萬國親諸侯歸附而不流大小相涵而不紊者也德非先王事非封建而違道以徇人樹援以固黨其敢於用比乎

小畜 ☴☰ 乾下巽上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文德者禮樂之事建中和之極以盡美善所以懿文德也風行天上未加於物風之畜也而四時之氣於茲潛運是無為之化不言之教也其於人治則禮樂是已君子體此以修明於上無所加於民而移風易俗不知其

然而自化與觀之觀民設教者互相用而風化行矣

履 ䷉ 兌下乾上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風火澤皆坤之屬也本乎地者親下而風火上行唯澤流下與上懸絕履之為象一陰界五陽之間分內外之限上下之辨昭然殊絕矣君子之於民達志通欲不如是之閒隔唯正名定分別嫌明微則秩然畫一俾民視上如澤之必不可至於天以安其志乃以循分修職杜爭亂之端所為嚴而不傷於峻遠而不憂其乖

泰 ䷊ 乾下坤上

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裁成地者天也輔相天者地也天道下濟以成地之能

地道上升以相天之德體其道以施於民君通民之志欲而民喻君之教化乃以左右臣提而成大治其道至大非君天下者不足與於斯

否 ☰☷ 坤下 乾上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上不交下無之可也下不交上士之節也而抑非君子之正唯陽亢失守寄生天位已成乎必亂之象則難至必辟上不我交己無責焉功非己立民非己援德既可儉奚有於祿辭祿絕交守其塞焉可矣

同人 ☰☲ 離下 乾上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在天中受明以虛明內映也類族辨物井然不昧於

浙江圖書館

中而明不外發無遏揚之事百族與處賢不肖各安其所萬物並興美惡各從其實以辨為容所以受天下也明有存發道有張弛同人大有之所為異其用乎

大有 ䷍ 乾下離上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其明發矣遏惡揚善舉措大行非但類族辨物使善惡各從其類而已也斯二道者互相為用乘乎時位而不但乘乎時位明有所必發雖匹夫而操南面之權進退諸侯以承天也明有所必涵雖天子而以人治人仁知百姓各奠其所以因物也襯於同人大有而君子所以用易者經緯張弛之妙類可推矣

謙 ䷎ 艮下坤上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平地不可力增高山不可强削物之情勢則然而欲平之徒亂而已地中有山替高就卑務為坦易此亦不可數為之功矣君子用此唯用之於施施者君子所以惠小人也君子而交君子以貞以諒無所用謙焉凡施之道益其寡者多者自裒於多無損於寡有益惸獨免於凍餒豪彊自無居藏之利所謂稱也不然如王莽之限田削天下以皆寡而已故救荒有賑恤而無可平之價定賦有寬貸而無可均之役非於施與之外别有裒益審矣

豫 ䷏ 坤下震上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不可久居者也陽氣歸天地不敢有而後其動也盛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功已成德已崇樂乃以作薦之上帝薦之祖考而已不敢有取悅仁孝之心斯可矣鋪張盛治以鳴已之豫而不讓豐亨豫大之說起宋乃以亡

隨 ☱☳ 震下兌上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入澤中意不在動長從少男從女陽從陰君子無所用之唯以嚮晦入宴息則可息動而從說以順人情一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隨弛道也唯君子能用之而不靡

蠱 ☶☴ 巽下艮上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在山下動及物也山止乎上養之厚也動物无吝振起頑懦而養之成德君子新民之道也

臨 兌下坤上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之地澤之浹入於地者厚矣說司教順司容保坤兌相得用之以保民而施教取地之普載為无疆取澤之不竭為无窮君子之臨民不尚威而尚德有如此然兌不以悅民而以教亦必異於違道干譽之小惠與

觀 坤下巽上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坤有民象地為方圻風司教化風行地上省之觀之乃丨以設教其用與小畜别矣益禮樂之大用不可逮於愚

賤故用小畜敷五教防淫辟必隨俗施正俾民咸喻而不迷則用觀小畜以端本立極觀以因時廣化而設教者必審民俗之剛柔樸巧而順導之故非行地不為功

噬嗑 ☲☳ 震下離上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本義云雷電當作電雷

法立於斷畫一素定明著於上以示天下使人皆曉然知而畏之電雷所以為明罰勅法也求情以明勤其審察知周乎下情然後從而斷之雷火之所以為折獄致形也蓋講法不患不明而辨析纖曲則吏緣出入而民可規避若行法之下必審求其情無隱不悉而後敢決焉乃以形必當辜而民以不冤明斷皆祥刑之道而先後本末不同如此非君子孰能辨之

賁 ䷕ 離下艮上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明庶政明逮下也无敢折獄止其明也山下幽暧之地火施其明燭盡纖隱君子立法刱制必詳必析小物細事無所忽忘無有疑似使愚賤利用經久可行至於折獄則自非干犯名義無可曲避姦宄侵牟具有顯迹者而鉤考陰私旁引授受以夸擿發則法如秋荼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六十四象皆唯取法獨賁與夬有鑒戒之辭焉蓋察者知之賊躁者勇之蠹藏於密而養大勇者尤必慎於此也

剝 ䷖ 坤下艮上

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五陰在下其所積厚矣一陽在上其所附安矣然孤託一陽於羣陰之上非無權藉者所敢用也唯為人上者撫有衆民養欲給求乃以固結人心為磐石苞桑之計而安其位雖然此衰世之事也不足以有為而養晦圖存為可繼而已故不言先王不言大人君子而言上

復 ䷗ 震下坤上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之道大矣而僅取之至日閉關者何也復者天地之心也天地者陰陽循環吉凶並行合理欲迭治亂以為心而不疚者也故雷在地中動於隱暗無事迫為昭蘇但以微陽存來復之幾即以養萬物之生於幽蟄而不憂其不長人而僅恃其微動之幾則不可以振積陰而

必其善夜氣僅存者未有不為旦晝之梏者也唯聖人在天子之位以法天而調人物故有所休息以俟人物之定於至日昭其義焉然亦不廢其理而已矣一日之弛百日之張先民之行勞民之事自至日而外未有用此者也

无妄☰☳ 震下乾上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盛也雷之應候發聲與時相對與起萬物而長養之必然不爽天之與物以誠者莫此盛焉先王應民物之氣機誠動於中而功即加於物不必如後世月令之書附會擬似自然與人物之情理相應不差而勃然甚盛无俟風雨有迹而神行焉其道則取諸此

大畜 ☶☰ 乾下艮上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凾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之理於山中其畜大矣凡畜惡其盛也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君子無固畜焉其唯前言往行乎善之在古今莫非理即莫非人也其在於心則莫非德矣多畜而德宏乃以無執一之害非然則畜一德而據之雖嘉言善行亦為賊德之資況畜非所畜者乎識善言不必見諸言也識善行不必見諸行也止如山而備天之理舜之居深山之下以之

頤 ☶☳ 震下艮上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頤者言語所自出飲食所自内也而觀其象居止以受

動陽在外而閉四陰於內則節愼之道存矣不知頤道者以隨意而言隨欲而食謂之率性而君子不謂性焉不能已於動尤重其止如山下之雷無窮極恣肆之動則以之言語飲食焉可矣蓋嘗論之言語之愼飲食之節若細行也而人欲之流止天理之存亡莫甚焉君子小人之大閑此心之存去皆於此決矣夫天之生人形色皆性豈使之有口以導入於惡哉反身而誠踐頤之象順頤之貞但能止之於俄頃之動則習而安焉自遠於咎物不能引我以非道則大勇浩然之氣可養我不輕隨物以妄流則淵深不測之神可凝自有天下國家以至於庶人善惡吉凶榮辱之樞機胥於此焉決矣子曰以約失之者鮮言語飲食約泰之權衡也

大過 ䷛ 巽下兌上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雖滅木木不受滅淹之愈亟其浮愈疾又其為象四陽互中與初上齟齬異志不相浹洽以之治世未有得焉唯夫獨立不懼者有可懼者也遯世无悶者有可悶者也履凶游濁守貞篤志正已而不與俱汩斯大過焉可矣以為非過則且為懼悶所亂而滅其貞矣

坎 ䷜ 坎下坎上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之洊至不舍晝夜波流如一而後水非前水則用其日新以為有恒者也德行之常非必一德教事之習非僅一教有本而出源源不舍則德日以盛教日以深斯

舊學覲文記 弍呂軒

君子用坎之益也洊至之勢盛可以徵才洊至之威張可以明形而君子斂才而用之於德緩形而用之於教葢乘勢者險在己殫威者險在物擇於習坎而唯德教之敦故足尚耳

離 ䷝ 離下離上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之已盛君子所懼也唯居天位者四方待照則明患其不至不憂其盛矣有用晦者有繼明者用晦以養其體繼明以大其用不偏廢也老氏一以閟閟孩天下申韓一以察察矜私智惡足以稱大人之事哉

咸 ䷞ 艮下兌上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山通氣通之者澤也山上有澤山乃竅虛澤虛山實虛實相容所為相受也虛者君子所以受人也君子於己皆實受物則虛善用虛實矣若宅心皆虛不盡其實則是不誠無物惡足以受天下哉老莊之詭於易也以此

恒䷟ 巽下震上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恒者不隨順於物而自守之道也雷風陰陽之長雷動不可過風行不可反君子之守以之受物以咸自立以恒道斯兩得矣小人反是自立無常隨感而動受物不虛怙過不遷君子小人皆出入於易象之中而特其用之也異類如斯

遯 ䷠ 艮下乾上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隮於天處峻絕之極矣峻以絕物遯道也君子之遯遯以己不遯以物居上而不流嚴者其本也不惡者不屑惡而自遠也惟遯則可以嚴惟遯則可以不惡若憒世疾邪抑與之交相屈信於是非不勝而後避之晚矣

大壯 ䷡ 乾下震上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欲嚴非禮之防非壯不可大壯大者壯也秉禮自彊筋骸束肌膚固心志定如乾健行如震雷動則雖有留連不去之二陰不能相誘以之於邪辟君子進德從容馴至而勿助長唯克己之功則可用壯而壯在秉禮不在

戰勝抑非若異端之亟絕倫物以為勇猛也

晉䷢離上坤下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物咸受照然日之升也豈有心於照物而為物出哉唯其有明是以必照耳故君子之昭自昭者也庸人之昭昭人者也夫明德之藏非揭竿建鼓以使天下知者諸葛孔明有言非澹泊無以明志無私無欲則不待表著於人而如日之升有目者共睹之矣君子之過天下皆見況其无過者乎

明夷䷣坤上離下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明庶政則法山下之火蒞眾則法地中之日求治之小

浙江圖書館

心君人之大德各有所當也建極於上則法日之升於地施治於下則法地之藏夫日道盛而民可繇德至而民不可知抑各有所當也用晦而明雖傷其明何傷乎小人自謂能欺君子而卒以成君子之大智益愚賤之情盡於私利私利之欺俄頃而已不能遯照於詰旦何傷乎

家人䷤ 離下巽上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和煦而無盛烈之致者也言不斷盡古今之變但適事物之宜行不斷備經緯之能但保初終之素無速於致遠之心而守約者其施將博此君子所取法於家人者也

睽䷥兌下離上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上炎澤下流情亦睽矣而各成其用固不相害唯不相害也故可以睽君子之用睽用之於所同者以各成其用也同而異則為和同而同則為黨異而異則為爭各成其用無所爭矣若夫皎皎孑立以與異己者競異雖道之正猶為畸人況其非正而獨與斯人忿戾者乎

蹇䷦艮下坎上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夫欲反身修德者其若蹇乎事不求成功不求立名不求達實不求遂其言訥其行樸約如不敢遲如不欲故山上之水幽咽靜流於坎坷乃以不竭蹇躄者之行趑

浙江圖書館

趄遲步於道左乃以不顛君子之自修從容抑畏而無馳驅之心乃以不疾

解 ䷧ 坎下震上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出雨降其作甚疾散鬱舒憂其用甚快君子於民不能過徇以遂其忻驚唯時一用之於赦宥蓋非常之恩如盛夏雷雨偶一作耳

損 ䷨ 兌下艮上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剛過則忿柔過則欲兌下二陽之很以六三之柔悅以釋之懲忿之象也艮下二陰之溺以上九之剛靜以止之窒欲之象也皆以損情之有餘而使之平也夫損者

浙江圖書館

損情而已矣若道則不可得而損也樂而不以為淫怒而不以為戾和平欣暢之心大勇浩然之氣非欲非忿而欲損之釋氏所為戕性殘形以趨涅槃老氏所為致柔守錞以保嬰兒皆不知損而戕道以戕性矣

益 ䷩ 震下 巽上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損以治情益以進道知所損益可與入德矣用損者靜以止悅以安其事不迫迫則滅情且以滅性矣用益者如風之烈如雷之迅其事不疑疑則廢事即以廢道矣此聖學異端之大致不可不辨也損自泰來益自否變情泰則損所以保泰道否則益所以傾否陰不上交陽來初以綏之以弭其過陽不下交陰往四以順之以就

於善終日孳孳無懷安之情君子求益之功歟

夬䷪ 乾下兌上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必下者而上于天无畱處之勢必決之道也流必下不俟崇朝君子頒祿无疑无吝唯用此道乃盡天下之才顧其施也以天祿授天民非己德也若居以為德而欲市不測之恩則以賞行意上驕士而士亦驕上故無心則決於殺而天下服有心則決於施而天下叛

姤䷫ 巽下乾上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之風行之遠矣承天施命和巽不迫乃盡天下以信從益言語感人其感已淺苟非大順其情未可傾動

君子議道自己有不能偏喻之愚賤者必暢達而廣諭則用始故典謨簡而誥誓詳各有攸當也

萃 ䷬ 坤下兌上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地之載澤也紓以為瀆瀦以為淵畜之不溢洩之不竭有積聚之象焉不豫者不足以備無備者不足以待變治之無形不待事至而後圖如澤氣之蒸雲雨無形無象治戎器於偃武之日以積聚為道者也夫君子有國財散無所事萃其萃聚者唯戎器則上非貸殖而國無弱道斯可耳既不可弛武備而不修抑不可散民間以啓亂無事則藏有事則給所謂覿文匿武建威銷萌皆此道也

升䷭巽下坤上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本義依王肅本謂順當作慎按積小以高大木生于地皆順象也坤巽皆順義也自當依鄭如字）

木之生也芘莢柔弱拔擢而上破地之堅句萌之微可致喬茂唯其順而已矣君子之升所為異於進銳退速貪大而忽小者也小德之積以善養心德既在我義類必充馴至其極下學而上達益因心理漸開之自然也若老氏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是謂逆理

困䷮坎下兌上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非不可有水也澤居上而不受水乃自困也君子之於危亂非無君可事無民可使軀必不可保妻子必不

可全也不受福澤自致於困也困其身而後身不辱困其心而後志不降匪石之堅不求轉也無道之愚以棄智也非困則志不可得而遂矣豈與句曲宏景豹林种放同其康豫乎憔悴枯槁以行乎憂患而保其忠厚知困而已豈知亨哉

井䷯巽下坎上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坎勞卦也巽為施命勸相之事勸相之以安於勞斯以井養而不窮故牧養之勤不如畋魚之逸耕耨之獲不如采藪之捷唯告以人生之在勤而鼓舞之以盡利則天下皆可養之士無不養之人猶之不恃溪流之可抱甕而恃井之上以木也知逸獲之利不可終日而民自

浙江圖書館

足以厚生斯道也抑唯用之民耳孳孳然計木上之且可有水從無生有規利以自勞則小人而已矣故禹稷勤民之畎澮而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耕也餒在其中養民則勞自養則否易地皆然孔禹之所以聖也

革 ䷰ 離下兌上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

澤中之火陰火也晴雨之候將革矣革者非常者也三代有必因之禮百王有不易之道旦夕數變非治道也初終數改非德行也唯治厤明時則無常可守非革不能君子之慎用革而但用之如此合天變也因此知守一定之法以強天從己者其於厤遠矣求之安則姑安焉更數十年而不須通變者未之有也善治厤者竢後

人不善治麻者曰天已盡吾算測之中守成法而不變可以終古求不誣天而亂時也得乎

鼎䷱巽下離上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大位既定天命在躬居上以凝宜若無事焉而非無事之可以勝其任也夫風自火出和煦內動則化止於家火以風炎昭明廣及則化成天下秉大明於上施巽命於下則雖當繼緒之時必有維新之政以之成熟萬物登之典禮然後內不虛先王之器上不負皇天之託承運之后所為異於克家之子也不言大人者守成之主君子之道

震䷲震下震上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之下其情易苶修省之功緩則罔濟必如洊雷之震興起迫厲乃克為功不懾於外不懈於中君子之震所以主宗廟社稷者在此震過於動疑非靜理乃道不得靜勿容自逸若矯情鎮物因循蒙安非君子之尚久矣特勿取乎張皇危厲以滋紛撓而已

艮 ☶☶ 艮下艮上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之艮止之尤者也夫人有所行而將入乎邪辟以不知返者非大止之無以救過然待其行而過之未有能止者也即或暫止而作伏之動其動必鷙君子知萬物之幾皆原於思物未至前思一妄動則邪妄之條理

忽爾粲然由是而馳騖以赴其所思莫之能禦矣君子未行之先亟止其思當位求實虛妄不作則心靜而行自有防即有無心之過亦不待俄頃而自息故艮者治心之道非治身之術也

漸 ䷴ 艮下巽上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本義云賢字疑衍）

艮所居也巽所善也居之厚而後被於民有本之教也風升於山則漸高木生於上則漸盛教先以己德則漸成起敝俗於蠱壞之餘則蠱以振民為育德之效移風化於蕩平之世則漸以居德為善俗之基道各有宜而漸之入人深矣

歸妹 ䷵ 兌下震上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以少女歸長男有不能偕終之嫌焉悅而歸之无疑澤自下雷自上不相得而固合可以永終矣不能偕終者敝也唯知敝而必與之永終斯以為君子知父母之疾不可起而必藥必禱知國之亡不可興而必出必仕以得所歸為悅以動為盡道何貳行鮮終之有天下有道不與易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君子所以異於功名之士也

豐 ䷶ 離下震上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起而電即至其雷必迅明無所留斷無所待明威烈矣此君子之所不敢輕用也獄已辨刑已審折而致之

則以迅決為道。所以然者，淹留牘牒，蔓延證佐，則有罪者窺覬營避，而無辜之民棄本業、負餱糧以待訊，君子之所弗忍也。法簡民安，不傷於猛，用此道為宜。

旅 ䷷ 艮下離上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麗高而明，山受照而慎。既明以慎，用刑之道盡矣。片言可折，因其是非而無立威之心。火過而山自如，罰如其罪而無餘怒，故殺人傷人而天下安之。

巽 ䷸ 巽下巽上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命不嫌於申，行事之命也。用民力，成民務，先事戒之，當事申之，先後相隨，無異風終始相告，無異命，民乃易從

而事不廢若立法施教則無事喋喋多言以滋瀆厭

兌 ☱☱ 兌下兌上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並流有相競之勢而抑有同流之情言迭出而不窮道異趨而同歸朋友講習以此為得若夫以分交以情交以事交而用此道不失之諂則失之瀆君子慎之

渙 ☵☴ 坎下巽上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無所留吝極文章之觀盡物力之美以之享帝立廟致孝於鬼神不從儉矣雷出地中風行水上非盛德履天位以崇德報功未之敢用盈不如虛泰不如約也宋當貧弱之季而邪臣以豐亨豫大之説耗散天

下宜其亡已渙與節錯而道異節者君子之常守渙者

聖人之大用非深於易者不能擇也

節䷻兌下坎上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以澤受水其容有量少則涸多則溢體斯以制度數量

入而出稱事而食無過節也體斯以議德行惠而不費

泰而不驕無過節也以澤節水水不窮以法制用用不

匱以道裁事事不紊節者養有餘之道也而鄙夫以吝

當之天地懸隔

中孚䷼兌下巽上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巽命以施澤於下寬道也君子之寬非縱有罪以虐無

浙江圖書館

辜姑緩之而更議之宂以詳說巽以徐行乎於中而後法行焉可生者生不可生者亦無怨矣唯其無縱虐之心故既和且順而不傷柔弱抑不致民於死奚必以剛濟之

小過䷽ 艮下震上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陽亢陰恭陽樂陰哀陽豐陰儉皆德之陰者也小過陰過也君子或過於小盍出於此無溺於怠無靡於欲也動有止高山之雷不迅雖過不憂其泆矣

既濟䷾ 離下坎上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火上炎則水竭水下溢則火滅水上火下而既濟中必

浙江圖書館

有濟之者矣息水火之爭而成變熟之用存乎思所以防之故君子不憂天下之患而得其所以防之禹稷共繇可同廷而不忮干戈禮樂可並用而不乖載人於水者舟載水於烓者釜載身於世載不齊之物於一心者道也道豫立則載而濟矣

未濟 ䷿ 坎下離上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本炎上水本流下物各有方居得其辨矣六位皆失水火不交以此而居非安居也然天下之物各有情各有才各有位各有用調運轉移者人之能而固然不相通者物之性知其燥自燥溼自溼美自美而惡自惡得自得而失自失吉自吉而凶自凶貞淫良楛靜躁險

易皆物理之固然故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物之所成事之所起無非未相為濟者慎辨其分而後可合慎奠其居而後可移明以照險則雖險不害所為善因物之不足以成己之有餘也王氏夫之曰大象之與彖爻自別為一義取大象以釋彖爻必齟齬不合而強欲合之此易學之所繇晦也易以筮而學存焉唯大象則純乎學易之理而不與於筮益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立命也樂天知命而不憂以俟命安土敦仁而能愛以立命則卦有小有大有險有易有順有逆知其吉凶而明於憂患之故吉還其吉凶還其凶利害交著於情偽之感以窮天化物情之變學易之道雖寓其中而固有所從違以研幾而趣時所謂動則玩其占也若夫學易者盡人之事

也盡人而求合乎天德則在天者即為理天下無窮之變陰陽雜用之幾察乎至小至險至逆而皆天道之所必察苟精其義窮其理但為一陰一陽所繼而成象者君子無不可用之以為靜存動察修己治人撥亂反正之道故否而可以儉德辟難剝而可以厚下安宅歸妹而可以永終知敝姤而可以施命誥四方畧其德之凶危而反諸誠之通復則統天地雷風電木水火日月山澤已成之法象而體其各得之常故乾大矣而但法其行坤至矣而但效其勢分審於六十四象之性情以求其功效乃以精義入神而隨時處中天無不可學物無不可用事無不可為是以上達則聖人耳順從心之德也故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象聖人之所以學易也無大過者謙辭也聖

人之集大成以時中而參天地無過之盡者也聖學之無所擇而皆固執者也非但為筮者言也君子學聖人之學未能至焉而欲罷不能竭才以從遺其一象而即為豈待筮哉所謂居則觀其象也嗚呼此孔子之師文王而益精其義者豈求異於文王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聖人而而孰能與於斯讀易者分别玩之勿强相牽附以亂爻象之說庶幾得之

浙江圖書館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　楊頊（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諝（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曾任京兆少尹）　周晧（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裴冑（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　殷亮　李舟（已上並任郎官）　何士幹　姚南仲　陸淳　沈既濟（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

狀之内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
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
謂良材若但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
賢之意亦乖海内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
垂訪接必有可觀録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
闡大猷謹録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敘〕遠近並具別
狀以聞謹奏

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樹人者而已
矣操樹人之權者君也君能樹人大臣贊之君弗
能樹人責在大臣矣君弗能樹人而挈大臣以弗

能有為、大臣有辭也、君不令而社稷之安危身任之、康濟之功已著見、而為天下所倚重、乃及身而止、不能樹人以持數世之危、俾免于亡、大臣無可辭矣、夫君子之進也、有先之者、其退也、有後之者、退而無以後之、則已成之緒、與身俱沒、而宗社生民、不被其澤、既已為公輔、建百世之勛、則宗社生民、即厥躬之休戚矣、全身而避名、知衰而聽命、抑豈所謂善退者哉、退之難于進也久矣、未退之日、而早為退之地、非樹人其何以退乎、宜公此時、猶為近侍、而竊位之罪、引

浙江圖書館

為己責、已具大臣之德（量）、有若是賢乎、當今學充盈、

于志學之年、實具經世救民之志者、以[illegible]相包大令為偁

（伯相鄉薦後）

一包[illegible]行其志遂[illegible]職以歸矣

首[illegible]上[illegible]徐[illegible]太常寺少卿之書曰（時年方二十七）崇

早歲孤貧

左宮保上座師徐熙庵太常寺少卿書 時年方二十

都門敬送月紀兩更瞻企之忱日月與積敬維

夫子大人篠華宦道徂朱豆張岳仰儒宗播榮蘖語小子何幸

迺託

門牆請謁之餘備聞至道

譪譪昭諰不替有加雖洪壑不棄纖鱗曠埜不遺叢莽而含

宏之施抑可謂勤矣宗棠蚤歲孤貧失時廢學章句末技

且尠所窺每觀古之蓄道德能文章卓然為時論不可少

之人天地不數生之才者即其英妙之秊類皆能堅自植

立不為流俗所轉移其始亦未嘗不為世詬病也及其功成事就而天下翕然歸之如賈誼諸葛亮陳亮輩可指數乎夫人生無百年之身大業非百年可就小時嬉弄佻踈不能遽責以學問之事老而龍鍾衰憊非復可用之人求其可用惟其壯時乎而又以妻子家室科舉徵逐故阻其來修迺至割其餘景以為讀書求道之日其何而成矣比者春榜既放點撿南歸覩時務之囏棘莫如荒政及塩河諸務將求其書與其掌故講明而切究之求副國家養士之意與吾

夫子平生期許之殷十餘年外或者其稍有所得乎然其成與不成則仍非今日所能自必者也敢附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敬瀝所褱小子狂敢吾夫子其何以益之塵颷蔽明山川阻修東望為勞末緣請業倚裝作字箋啓失莊敬請

鈞安餘維

霽鑒不宣 宗棠 敬稟

浙江圖書館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絶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强

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都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

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絶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此狀推仁立義穩慧術智即由是而層出不窮懷光總伏順之師乘制勝之氣敢行悖逆獨非人臣乎

其始也澹泊寧靜之言不入其繼也湛若儼恪之言不入其終之所以毀其事功者由于始之鮮學術耳

昔建安五年曹操東下昭烈奔袁紹操盡收其衆擄昭烈夫人并擒以歸時倉卒行次護視昭烈夫人每肅立其旁唯謹或至夜分秉燭達旦一如

此何人哉

關公者千載下何以猶凜然如生功乎義乎五書具

在、可推類以畫其餘也、劉豫州有言、尉佗秦之小吏耳、猶獨立不懼、我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甘自居他人下也、使明公威德布于天下、斡旋漢鼎、窮海內外、將拜下風、沐高義矣、獨某兄弟哉、瞻悚、某再復、

復曹操

明公布大義于天下、而速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某敢不匡漢哉、敢拜嘉命之辱、

報曹操

某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曩所以不死、欲得故主之音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諒之、千里追隨、當不計利害、謀生死也、子女玉帛之貺、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當退避三舍、意亦如重耳之事楚成者乎、

謝曹操

魯仲連東海

之匹夫耳、為齊下士、然且恥不帝秦、職為通侯、列漢元宰、獨可使負漢邪、子且休矣、與張文遠操之鬼計百端、非其智縛、安有今日、將軍羅某、是不知某也、某不緣社稷傾危、仁兄無儔、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某異日無愧于黃壤間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羅死罪、上張翼德

浙江圖書館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浙江圖書館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

浙江圖書館

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

此如豎子之謀能將將乎能定亂乎

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

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
患處虧阽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
所省擇謹奏

嘗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宣
公前後兩奏慮非輕而智則獨可以治國竝可以
存君何其明哉明則誠矣

浙江圖書館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愼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昔韓昭侯有弊袴、命左右藏之、或以為言、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顰一笑、顰有為而顰、笑有為而笑、今袴豈特顰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夫古人以弊袴之微、有重于顰笑、猶不輕以假人、而德宗見不及此、陋矣、然則君臨天下者、其可不務大計、而好行小慧哉、

管子曰、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

浙江圖書館

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
則民遠衰、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
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
其上、使德宗明周此四經、而躬行焉、則安身取譽無難矣、又何難不可以王天下乎、嗟乎、自申韓盛行而道
德隳、九品盛行而風俗偷、八股盛行而國勢弱、二氏盛行而家
道廢、庸醫盛行而生命促、僕媼盛行而僮豎殤、豈獨一世哉、
功勛才德、何以堪之、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激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
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
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遺戎
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

職貢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薫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

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稟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

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寵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猒棄者徒

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負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

奏

浙江圖書館

昔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田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瓜宋就曰是搆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于梁王於嗟宋就處搆怨召禍而陰讓宣公處潰賞鹽施而廢權皆憂國之至計[illegible]

蜀論

此義也哉、未事則不能弭怨而召禍、有事則又殺鞋以討而陰施、非請而宜之、若其智識不若人遠矣、

忘身、字為帝師、紹其義、違大樸、息一言、向一旋、對陵宗之幸學、二旼敏佞說取寵于上而

卅載、更始之在長安、罷更定僭偽之術、宰相副于軍事則有

唐百七十載之社稷、非秀錦筆端指手而授國哉、又上矣、吏與

於宦豎乃筆鋒之強、然後是以可為真心者爾、古之人

固其所謂勝而可喪亂如之則讀其書也為稗政、剝責高難者也

浙江圖書館

王氏夫之曰賣爵之政始自鼂錯所賣者爵耳爵非官也以復除以贖罪而已矣後世乃以賣官又其甚者乃至于賣士納馬納粟而入太學成化間之亂政從古所未有聞其說開自大學士邱濬濬之為人樂道秦檜者也固其宜矣天子自賣國子生則下之賣鄉會試賣弟子員孰從禁之未幾而程敏政唐寅之事起自有虞氏設庠以來極乎金元之賤士未有滅裂人廉恥以敗國之綱維如此者乃相沿二百年而趨益下濬之罪可勝誅乎粟馬之納于國計錢何乃

浙江圖書館

以教化之原為銅臭之府邪萬不獲已如鼂錯之急
于實邊以紓民力自可別立閑散秩名以酬之免其
徭役而自杖以下有司不得輒加訊辱又進而假以
鴻臚光祿上林諸署冗員任事則給以祿俸猶未至
重虧夫名教也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同校

奏草下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

浙江圖書館

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奬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耻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愼之鞀立司

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雖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

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

浙江圖書館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

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過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務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

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固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幺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顧及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

浙江圖書館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顧拔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

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愼乎伏願嘉忤旨之忠袪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荀子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

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簒、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可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与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之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

又荅論姜公輔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秖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憎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録微款而矜至愚實天

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

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

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咈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顧氏景星曰諫之道亦多端矣有直諫有曲諫有反覆而諫有逢迎而諫諫之善者也有訐上有雷同有要功有激名其不善者也夫善諫或曲或直人知之矣何謂反覆反覆有二有嘗有變趙普之補綴奏牘王旦之拾遺更奏此得于主者為之嘗也魏文[illegible]与大夫坐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君仁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君伐中山不以封弟以封子君非仁君文

侯大怒逐翟黄、黄趨而出、文侯色定、次問任痤曰、寡人何如君也、任痤曰、君仁君也、文侯曰、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喜、復召翟黄、拜為上卿、此所謂變也、何謂逢迎、逢迎亦有二、有嘗有變、唐肅寵張良娣、欲冊立、娣危廣平、李泌切諫、廣平以安、此得于主者為之、常也、趙孝成王新立、秦攻趙、求救于齊、齊曰、必出長安君為質、趙太后愛少子、匿長安君、左師觸龍願見文后、太后盛氣而胥、觸龍入、趨而跪曰、老臣願望見太后、有間曰、老臣竊有請、老臣弱息舒祺、最憐之、願得補黑衣之闕、敢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矣、太后笑曰、丈夫亦愛少子、對曰、甚于婦人、太后意解、

浙江圖書館

觸讋因進說太后出長安君、此所謂變也、漢高將易
立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謝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偁
引古說以死爭、去声上佯許之、終欲易之、呂澤强上声張
良曰、必爲畫計、張良曰、今天下安定、上以愛欲易太
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此不可以舌爭也、
良知上有難致者四人、遠在商山、誠能厚璧幣卑辭、
使辯士固請、宜來、從太子入見、亦一助也、澤白呂后
邀致四人、從太子入見、上驚喜、不復言易太子事、夫
良之致四人、与易太子何與也、四人亦不言易太子
事、而漢高自不忍者何也、良知不可以舌爭、是故遠
交而後近攻也、此亦所謂變也、由是觀之、人情親不
厚于所安、閨閫之内、嫡孼之間、雖在匹夫、朋友親戚

浙江圖書館

不能奪、況君臣乎、故曰大忠無所拂辭、悖言無所排擊、善諫者操其末、不持其端、解紛糾者不控拳、救鬥者不搏戟、不善諫者反是、吾見其敗矣、尚望濟哉歟、後公輔卒不見用、宜不信、孰謂敬輿之忠而不如是夫乎、

敬輿之倫公輔至于再尚矣而

亦若晏之仲讒可畏

慨也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浙江圖書館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

考其才節絶有過人但緣羇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敕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奬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

奏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
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
肖也、曲環所領部曲、世所視以為賤且不肖者、宜公
乃請德宗贍恤此軍、且表曲環成績、豈但人必悅勸、
有合乎先王御世安民之大道矣、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溆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恠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

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蕭復此表固失威重之常乃以戀主之誠徯后之志原情而論定之其亦不懈于位懼失人心者歟

又答論蕭復狀

又荅論蕭復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縁孟皥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閔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喁喁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

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獘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

奏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德宗）

一命官一遣使不亦失君國子民之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體（道揆法守）

（視如弈棋）

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典章迨至是而蕩然無復[illegible]（移）矣夫官者官民者也唐虞

之代分命羲和宅四方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內有百揆四岳外有

州牧侯伯、虞舜有天下、設五等、建百官、置三公四輔、師保疑丞、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棄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伯益作虞、育艸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和神人、龍作納言、出納帝命、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多承虞制、殷湯定天下、初置二相、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制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艸、司器、司貨、典司六職、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

艸工、典制六林、時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如何、伊尹曰、三公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九卿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大夫通于人事者也、行猶矩繩、不傷于言、言之于世、不害于身、通于闗梁、實于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列士忠正强諫而無奸詐、去私立公而懷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義、一王之天下、謂不可推此意以行之、使各有事乎、觀衆情喁喁四字、良足悲夫

可以知亂所由興、治所由斷、者其在是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宏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糺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

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
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
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
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
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
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
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
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
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
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衞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

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
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
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
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
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
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
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
迫于攻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内
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

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
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
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
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
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
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
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
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
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
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

浙江圖書館

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内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覦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强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于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閑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

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
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絶矣徇義之心既阻
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
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
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
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
下生戎宫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
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
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
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

不服過而能改亂亦端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愼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兹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猰貐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于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惋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

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
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
則授以職貟次但優其遷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
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録用就其常分各稍
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
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
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
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悦固
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
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

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豈以待家喻而戶曉也哉宣公及後因其于悅近來遠之道昭然若揭矣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往而不然者因甲及孚誠以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度而無伐德之色[illegible]而知也哉抑豈人君之所其可忍乎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絶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絶不蒙恩名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惷戇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傲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内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晩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遥雒谷復爲盗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

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敻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還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

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流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禍之券也宣公此奏果何愛于楚琳哉料敵之智愛民之仁保邦之勇相因其所以能然者有本矣夫天下方亂而一之以正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不爲忼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委任重之心千載而下如見獄立海涵之氣象焉通其變使民不倦陽明毋巡撫南贛以一人之思力契萬人之好惡者亦此類也

是以

包氏世臣復方廣昌對揚書曰、贛部為陽明所開、迹其撫贛時、于戎馬倥偬中、集生徒講學、當下即有聞人、迄今尚為誦說、而贛州恣談理學之風、實昉于此、陋儒以為過化之妙。世。臣。則。謂。此。陽。明。微。權、以虛聲聳動愚氓、而。濟。吾。事。耳、蓋其時講學之名至高、陽明之望極重、以單車受劇任、莅巖疆、負嵎者相望、而伏莽尤多、必一一以兵力治之、事既難蔵、且非久安計、故誘其稍有志識之子弟、入營講學、歆動以傳道入聖之易、則。伏。莽。可。銷、而。負。嵎。亦。易。解、是以陽明駐贛不過半年、剗數十年之積匪、至今道以不梗、如果于戎馬場中、求傳道種子、陽明不如是腐謬也、然而曾與聞論說者、已自命聖人之徒、為鄉里所宗仰、善哉、至于

褒斜一路如董攜雪之所陳亦足備陸路運糧之一策因

行錄之

董摶霄朝建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摶霄建議
於朝曰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
易復則救援淮安誠為今日急務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
淮海之地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
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
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
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凡瀕淮海
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之方
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十里三
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
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

書學見文巳 弍呂千

昔王陽明巡撫南贛用其變使民不倦常
以人之思力求勢舊人之故毀者亦此類也
夫是以

董摶霄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摶霄建議
於朝曰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
易復則救援淮安誠為今日急務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
淮海[illegible]南自[illegible]陽北[illegible]贛榆諸州縣[illegible]營
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
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illegible]野戰[illegible]使
彼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illegible]以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凡瀕淮海
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之方
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十里三
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
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

十八里輕行一十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幷安東海寧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暬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

浙江圖書館

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
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
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
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寶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霑雖多誰曰非
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
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羅圍

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
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胄之
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
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
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
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衆之

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
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
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
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
天拔劒擊柱偶語謀反讙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王
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
儒角逐之日當功而奬尚恐未孚奬又非功固宜見
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
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晩謹奏

名爵予人、宜若空名、以言夫與奪輕重之間、則朝

綱張弛、人情離合、國體強弱繫焉、其在書曰、官不及
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是則人主之于私
暱惡德、易啓輕爵失官之幸門者、由來舊矣、若夫其
受之而知足、猶爲不可萬一等而上之、厥心谿壑、其
爲患也、庸有旣乎、故冒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常使
踰焉、其指（此節實人所未及言）遠矣（固稍緩）、於嘑、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之行
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
其処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
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

而尚用舊文以反國賞從亡者而闕狐不与、左右曰君反家(国)、
爵祿三出而闕狐不与、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
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所
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
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周內史輿聞之、曰晉公其霸(伯)乎、昔者
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宜以四庫本顛末是不備載、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奏草　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强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

浙江圖書館

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絶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溆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

寖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擕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

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

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外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獘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觀機若瞑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

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繇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猒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珹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

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愼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

浙江圖書館

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自存、此有天下之常勢也、德宗威信未孚、卽時政之得失、簪筆近臣、又未可盡以力辯（以從事、）意謂夷狄之釁、非降自天、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觀之既審、）乃于此際方明露其不可信用之故、若將用而更以賀者、夫以龍致雨、以形逐景、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爲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又況于諠主乎、故割地戈劒（寶器）卑詞屈服、不足

浙江圖書館

以止攻惟治為足以止人攻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為攻矣故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不必鄰與而後知之非鄰與不能言之彼德宗者安知中夏之所以定亂者必無待乎蕃戎而後蕃戎之氣奪哉不然引虎而翼其害更不可勝言四鎮北庭惡能滿其所欲乎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浙江圖書館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浙江圖書館

艱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
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
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
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
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
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
兹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
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揺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迴繚千里迢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
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
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
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
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
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
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
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秖勞
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
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

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

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宣公此奏達乎以德使矣豈獨兵家大樞哉何者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艸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其斯之謂歟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内人等議狀

浙江圖書館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内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幷錄先所散失内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板蕩於横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

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

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寛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

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
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
古之興王必愼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愼乎
且散失内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
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
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
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
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絶纓而飲盜馬
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
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于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

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

伏惟聖裁謹奏

浙江圖書館

顧氏景星曰吾讀春秋而後知言詩者之失也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四始六義三科九旨其用心一也不知春秋不可以言詩以春秋言詩則莫如正名正名則淫風其大者矣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春秋弑亂之禍皆始于夫婦之不正故淫風詩之大者其義婉而嚴微而章非獨不刪而已今之言詩者曰不刪淫風以見風俗事變之實耳此未求乎其旨也又曰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月出東門之楊皆淫奔者所自作非刺也未有刺人而反為彼之言以自陷于所刺之中者也辨之者曰言刺者是也使果出于淫奔放蕩之口而聖人取之則所刪何詩也以故知言刺者是

也以予觀之二說皆失也即小序亦失也何以言小序之說曰小序于新臺牆茨鶉奔南山猗嗟則言刺于二子乘舟則言國人傷而思于載馳河廣則言有禮于定之方中則言美是徒知新臺牆茨鶉奔南山猗嗟為淫風宜刺而不知二子乘舟載馳河廣定之方中為淫風之流禍皆刺也昔魯文姜通于兄齊侯而弒桓公春秋書曰夫人孫于齊不言姜氏絕之也及其葬也曰葬我小君文姜惡魯人之不仇也若曰魯人以為我小君云爾及莊公即位春秋不書當時有謂莊公為齊侯子者聖人又惡夫不為君正名明微也故書子同生而詩取猗嗟其辭曰儀既成兮襄我甥兮借詩人微辭為莊公辨也夫莊公聖人且惡之衛宣烝庶母夷姜生急子又取急子之妻生壽朔是為宣姜公子頑又烝宣姜生戴公申文公燬許穆夫人宋桓夫人

公子頑又烝宣姜生戴公申文公燬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公然繼絕爲諸侯通婚姻于大國春秋至此廉恥盡矣天理滅矣其不正較莊公何若也記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春秋于吳孟子卒則曰孟子卒不稱姓不曰昭夫人于哀姜之外淫而死也不許致廟其致廟也春秋則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義壞然不可犯今數子者吾不知何以名其父母也謂聖人忍而美之可乎不也故知二子乘舟刺也與書葬我小君同蓋曰衛人以爲公子云爾載馳河廣亦刺也蓋曰許人宋人知守禮終而不知正名于始吾不知何以名其外甥姑與外兄弟也定之方中亦刺也蓋曰營宮室必先宗廟吾不知何以祖禰其廟也是數子即賢

不得偁為人也此詩之微意聖人之大恉也晉獻公烝于武姜而生申生為世子生女為秦穆夫人與衛宣公子頑同申生之死晉人不知恥而謚曰恭與二子乘舟同春秋則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其世子云者與我小君同于詩渭陽與述載馳河廣同其辭曰我送舅氏蓋曰秦人舅重耳矣是以武姜妻獻公也皆刺也故申生之言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息子亦曰有無父之國則可此又二公子之所以死而以微辭自痛也左丘明檀弓高赤皆不知發失之大者也范甯有言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父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偁夫人為合正是嫡庶

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僞夫人為合正是嫡庶可得而廢也以是推之其失不失大乎鄭文公淫于叔父子儀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公殺子華于南里殺子臧于陳蔡之閒事与申生二子同蓋天之惡之也仲尼法天者也自仲尼之諷刺說者不明而晉衛之淫風流衍至于秦始皇誅嫪毐幽太后茅蕉曰陛下車裂假父撲殺二弟假父二弟之僞豈不辱哉夫詩与春秋垂教一也使聖人嚴于春秋而弛于詩是自矛盾其說而顛倒其義也是獎逆而教亂也無是理也且衛之淫亂甚于鄭晦庵之言曰鄭甚于衛衛猶以男悅女鄭皆以女惑男衛人猶多譏刺懲創之義鄭人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故聖人言放鄭聲不及衛信斯言也是衛宜公公子頑之事猶不足怪而要妾

宣姜之罪可薄也無是理也且天下未有女不惑而男能
蠱者楚子元蠱文夫人卒不能亂使文夫人亂則子元亦
公子頹也夫鄭淫在下衛淫在上衛惡浮于鄭不待辨而
明著也野有蔓艸褰裳風雨籜兮有女同車序皆指他事
而朱氏皆以為淫風觀鄭六卿歌以餞韓宣子而宣子善
之伯有歌鶉奔以享趙文子而文子知伯有將僇則衛之
淫于鄭可知也聖人言放鄭聲不及衛惡之甚也服公亦
未之思也夫既曰淫風則出于刺者之口與淫者之口皆
不足辨也朱氏駁小序後儒又嘖嘖然以駁朱殆所謂不
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邪那故曰讀春秋而後知
言詩者之多失也蘇氏謂聖人惟嚴于禮與春秋而詩則
無所不有不得以繩墨法度求其間信斯言也賦經之大
者也

者也

浙江圖書館

班固後漢書皇后紀曰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王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秩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

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于
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遂薄適情任欲
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禮輕弛防
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
九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
文袵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
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
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
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

浙江圖書館

粟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竝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后宫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令甲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

浙江圖書館

忘淵釁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
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
政事故穰侯權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國漢仍其謬知
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
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僮以久其政
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于
雲臺之上家嬰縲紲于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
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
良足悲已
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

忘淵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宰簡

良足悲已、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德宗此語、得毋失愛天下、而過愛婦人乎、空陸贄之備言其道、歷刺其非也、是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豈不謬哉

良足悲已△

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致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

鑾駕將還宫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敕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縁側逕於巔巖綴

浙江圖書館

危棧於絶壁或百里之内歴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蒼黄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潨崩閣道淹圮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霪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既絶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

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

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慺慺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於嘑即一畏字而純臣之慮熟矣竊按毛氏奇齡曰子畏于匡章極不可解向在廬陵講堂施愚山少參以畏匡命講坐客嘈嘈皆以胡注告天子方伯赴鬥殉死爲非是唯廬陵鄉官張貞生長沙舉人王岱謂胡注且置若赴鬥殉死恐未可盡非者而

宣城高阮懷曰不然赴鬥必按實顏淵子身拳鬥邪抑以兵鬥
邪且一手一足即有兵亦豈無鬥理豈有聖賢肎自擲其軀者
暴虎馮河顏淵定與聞也若謂師死則弟必殉之明知赴鬥必
死且死亦無益然不憚棄擲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即忠臣殉
君亦必期有益于君如比干諫諍甯俞橐饘類若君死亦死則
自徒人費子車氏而外亦罕有聞者若曰復讎則天子不為匹
夫復讎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固妄誕不經之極且匡人非夫子
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匡人讎陽虎陽虎且不得讎
匡人夫子焉得以匡人為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興師問罪

浙江圖書館

則匡人有辭即殺陽虎亦無罪況設偽夫子則無罪之中又且滅等顏淵此舉為鹵莽矣且解經須逐句逐字皆有著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違失其不相知徹然矣乃曰子在而不問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問而反而子已不在則將仍返故處問邪抑已之邪四座皆愕然且各起請阮懷解釋阮懷曰吾惟不能解以有此疑也愚山以問予予曰頃聞阮懷說肺腸洞豁然亦久錮于儒說實于此際未曾理會愚山遂約同坐于次日講次各陳己見以共析其義予于是晚飲次忽有會愚山大喜遽合司錄者錄之次日示座客其說約略見後此一聖一賢皆言必不可

浙江圖書館

死者皆各以不死為言唯恐誤死以詒誤天下後世而宋儒反
言必死則直背經矣大凡解經須從首句解起子何以畏匡以
匡人欲殺夫子匡人何以欲殺夫子以陽虎嘗暴匡匡人以夫
子貌類陽虎故欲殺也然則夫子可不死矣桓魋直欲殺夫子
之御者曾御因疑夫子為陽虎
夫子且微服避之蓋有匡人欲殺陽虎而我冒侃首就戮為虎
代死者生人最重守身不獲已而死必得死所如死君父死社
稷死軍國重事大患大難未有無名而死者無名而死即謂之
死于非命等之夫婦之死溝壑大為學者所戒況此須識一畏
字此是典禮中字有一死即獲罪過者蓋畏者怖也謂怖死也

既怖死即當悉力解脫以求一免死之道不幸而死則為世擯斥不哭不唁而不齒于衆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第一曰畏而鄭康成即注曰畏如子畏于匡之畏則纔言畏匡使有萬不可死者故前儒解畏有三一不解說而死謂不自白曰我非虎也一計無所出而死謂不脩服求通達也一猥很亡命犯觸而死謂不自量而鬪也三者皆與宋儒之說相反則悖義害理使先王禮意與一聖一賢問答精義皆埽無復存然且張大其說至于告天子告方伯彼此狂誕於求聖道之不淪亡得乎顏淵後子唯恐其誤死而彌喜其至故曰以女為死謂懼汝不審而死也

浙江圖書館

子在若子不死也古倘不死曰在如父在父母在三國志使法
孝直是〔在〕也故曰吾固知子必不死子見在也回則何敢草草以
死此死可自主於特下一敢字不然世有敢死並無有敢不死
者記論語者不曰子厄于匡如孟子厄于陳蔡之厄而兩記畏
字則大禮大義即在此一字中矣若然則宣公此奏玩一畏字
不與孔顏爲同違于禮乎吉凶消長之機進退存亡之道不必
專在大易也

浙江圖書館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旣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駭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

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閡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因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

始乃是污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
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
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
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
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
胡亂華染污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
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污之見
原人人皆自恕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
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
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

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

從弓字起 最後

録楚莊一段

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

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稠大疑者処之以信鎮大危者予之以安即此而

人心向背之幾可定矣非公之專心致志以彌縫

之而恐不逮者（何哉夫亦曰寡助則衆叛多助則人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

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

可以身邇也貴先兵隸徒身摩傷職固不必信

慤亦不必知能亦不必材猊者

昔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乃有人引

昔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乃有人引
美人之衣者、美人抗冠纓而絕之、言于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
妾抗其纓而絕之、願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止、賜人酒使
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立出令曰、今日與寡人飲、
不絕纓者、不為樂也、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
遂盡歡而罷、居三年、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應行、五合
戰五陷陣卻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
寡人德薄、未嘗有異于子、子何為于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
上絕纓者也、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
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
血湔敵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于臣之義、尚可為王
破吳而強楚、設非楚莊、則絕纓之妃久矣、胡德宗之不
以処絕纓者处豈先哉、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

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
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
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
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
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
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
以至没代其儆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
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
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
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

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鑾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

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
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
光既升勢自跧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
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
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為
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録功犒勤敷
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皐楚琳俾入分文
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
榮奔走不暇安敢蠆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
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虎不攖則不攫、不走則不追、蠭不撲則不螫、不避則不觸疑其所不必疑（楚琳之在唐、一蠭虎而已矣、）則可疑者進、故富疑者召禍之門也、宜公此奏、既足以服楚琳、又足以制楚琳、蕩蕩平平、誠為直道、否則即有若忠誠、亦莫能自遂、而況乎其懷二心哉、誠能動物、有以夫、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漵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漵奏來者兇梗殲盪闋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漵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謟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

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

之旋及遂乃姦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
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于合
圍于時海内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
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
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
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
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
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
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
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

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歟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梟鳴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亂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餧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絶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

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廄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猰㺄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

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内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内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蔕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主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

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

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
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
芥而剿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
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
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
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
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
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
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

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于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

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

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遽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愼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

浙江圖書館

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强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

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

浙江圖書館

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内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恵捨易

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視君之失若疢疾之攻于心視民之病若水火之迫于肌膚廷或吁或咈交相弼違有此誠悃宣公此奏而庶幾近之彼識所不及誠所不逮不足與于憂國之任無死衛社稷之心者惡足以進于斯

於戲（或問曰罷州兵之狀論甚矣）秦滅六國而銷兵晉平吳而罷州郡兵未幾

仁之至大書

而大亂以亾抑又何邪曰自周世異與二氏易合宜

曰自世以是與二氏易雜王者嘗撥亂反正之時當其（正僭竊之誅明禮教之本）

[redacted]士以兩教兩微禮義未由韓愈二氏滅食當用世宗

盡孝所[redacted]道德之學兩者刑

此由有司之所以然二氏之所以昌

禮樂之所以亡也（戰勝而以與禮處之）兵所無禮雖傳

戰國道寬慕五百見去勇氣民之道曰天

地設而有陰陽一闔一闢一消一息道之經而兵

之精與古之人制陳法所謂天衡地軸前後衡者

不以是形與天不能有陽而無陰有日而無月地

不能有山而無川人不能有文而無武有道而無

而大亂以亡抑又何耶曰周世其與二氏易合也

曰周世甚與二氏易雜王者當撥亂反正之時當其[illegible]

正僭竊之誅明禮教之本

十世耶曰王者當撥亂

[illegible]

反正之時正僭竊之誅明禮教之本戰勝而即以喪禮處之非忘戰之習也天

[illegible]

道之純而兵

軸前後衝者

之精與古之人制陳法謂天衡地軸

不以是形與天不能有陽而無陰有日而無月地

不能有山而無川人不能有文而無武有道而無

兵、道若日也、兵若月也、月承日以為光、兵輔道以為紀、道无兵
則道滅、兵不道則兵殘、故兵者、爲衛道設也、堯舜揖讓、未嘗不
善陳、湯武好仁、未嘗不用戰、徒揖讓不知陳、善陳者覆之、徒仁
義不用戰、善戰者相之、虢秦不降、惟漢之高帝光武明之高皇、
猶兵與道合、餘則賊盜闖國、夷狄竊王鈇、勝則屠城破邑、殺
人億千百萬、敗則掠戰髏人骨以為食、雖有君子、莫之能禦也、
事幸而得集、則號為君子者、從而登其朝、伺其穀、朝隱而堯舜
之、夕見而湯武之矣、鄉所謂屠城掠野之兵、若將輔堯舜之
徒、盜其道而死、則亦從而揚之曰、此元功重臣、與伊摯呂尚論

功度德者也、吾嘗受嬴劉以往、史氏之書、皆以是觀矣、於嗟、是

其故何也、則由于虛靈沖漠枯坐尸嗜之徒之張目拱手而謀

人家國者、陷之屬也、不知道、不通兵、致道与兵離、而兵不能衛

道、賊道矣、狀遂相師角逐、反以兵胥道滅道、於嗟、是不大可哀

哉、抑人有恒言、皆曰兵禁礼樂、不知古者以兵屬之礼、宗伯掌

其儀、司馬職其功、戰鬪不可空習、則四時田獵以閑之、子路言

可使知方、知其軍陳行列坐作進退之法也、先王出不忘危、存

不忘亡、軍旅之事、原于俎豆、俎豆寄于偶兵之方員銳直、所

以為乘弔比應者、胥于是焉在[illegible]至于戰國、解此者[illegible]者

[illegible]兵、又不[illegible]一人也、秦而白起其最著矣

武安君諫伐趙　秦文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厚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已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

敍事典勁切至

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
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
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
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
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
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
必欲滅之、功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
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
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
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

前〇後〇寫〇兵〇情〇如〇指〇掌〇且〇一〇一〇歸〇重〇人〇和

以軍中為家將師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便之利不同是以臣得設大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

應〇上〇妙

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

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上言無功下言有害）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臣願大王覽臣愚計（疏邑快利漢疏）釋趙養民以觀諸侯（祖之未及也）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

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陳説利害曲折明盡。以此料敵。又何有喪師辱國之患。武安眞渥於談兵者哉。茅鹿門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